

目 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二战时期尉氏县的农民运动……………张芬莲（1）

抗日战争时期

日寇暴行

日寇侵尉罪行简述……………张芬莲（3）

附：一九三八年报刊文摘……………陆绍坤摘录

✓ 日寇在横山村之暴行（河南民国日报）……………（7）

✓ 盘踞在尉县的日军残酷异常（河南民国日报）……………（8）

✓ 日军在尉氏烹食儿童轮奸妇女（新华日报）……………（9）

✓ 韩集村血债……………阮志生（10）

✓ 芦木张惨案记……………焦汝湖（11）

✓ 日寇驻要庄十日罪行录……………刘焕之 刘中合 于兆福（19）

✓ 日寇火焚程庄记……………于兆福 刘焕之 刘中合（22）

抗日烽火

战斗在洧川中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张鉴如（24）

附：一九三八年《风雨》周刊文摘……………陆绍坤摘录

救亡运动在洧川（通讯）……………卢玮平（31）

民先队员离校后革命活动片断……………高保国（35）

水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尉尉县抗日

民主政府的建立	张贵云 (41)
朱岗村村民抗日记	焦汝湖 (47)
附：一九三八年报刊文摘	陆绍坤摘录
日军践踏下之豫东 (河南民国日报)	(52)

黄泛灾难

录 目

花园口决堤与尉氏人民的灾难	陆绍坤 (53)
泛区惨事实录	刘景润 (57)
水漫溱沔村记	王小秋 (67)
段庄村人相食之惨剧采访纪要	王蔚夫 (69)

附：赵五自传

段庄村水患史	靳天顺 (74)
俺一家的悲惨遭遇	王瑞英 (77)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尉氏县的革命政权建设	张贵云 (80)
解放战争时期尉氏县地方革命武装的产生和发展	梁世昌、梁尚春、冯佩雨整理 (87)
建国前夕尉氏县的剿匪反霸斗争	蔡新芳 (95)
水台战事始末	赵瑞初 (95)
赵家村逃乡团血债案	焦汝湖 (100)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尉氏县党政群团机构设置情况	陆绍坤 (105)
尉氏县城与洧川县城解放纪实	陆绍坤 (105)

人物轶事

刘伯承尉氏半日记	蔡新芳 (108)
----------------	-----------

： ？ ：

孙登州区长舍已救人 张贵云 (112)

区委书记石立志智退敌军 张贵云 (114)

常香玉在尉氏演出的一段经历 靳天顺 (115)

封面照片：芦木张村二十一名遇难妇女合葬墓

二战时期尉氏县的农民运动

张芬莲

大革命以前，尉氏县受奉系军阀和豪绅地主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初，国共两党组成的北伐军自长江一带向北挺进。为了协助北伐军北上，国共两党于三月中旬至四月初在武汉召开了河南农民代表大会。尉氏县的石文卓、安文甫、西新芝参加了会议。他们回到尉氏后，积极宣传北伐军北伐的目的和意义，组织农民协会迎接张发奎、叶挺的北伐军北上。

不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受军阀统治之苦的广大农民，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积极加入农民协会，尉氏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尉氏县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石文卓（共产党员）任常务委员。同时成立了六个区农协，张市区由陆文正负责，南曹区由李紫明负责，水台区由王俊佳负责，张铁区由李玉香负责，栗林区由李世俊负责。村农协发展到四十多个，会员达二千多人。

会员们来自各个阶层，如朱长海是个卖馍的，陆格针等人是扛长工的，胡安元等人是行医的，靳永生等人是商人，刘成姜等人是学生，王凤阁等人是教员。这些人都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先进人物，有通知就去，风雨无阻，叫到那里准时不误，有带钱的均用，有带馍的均吃，遇冷有缺衣者互赠，十分团结友爱。

基层农会成了农民自己的机关，农民有事，都乐于找农会解决，农民喜欢它，把它当成自己的靠山。到一九二七年秋，会员发展到五千三百多人，大多数农民都自动团结在农会的周围，有

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一般都能取得胜利。如石坛村的一位老农，拾粪拾柴时，被万村民团以偷盗罪将他绑去。农会知道后即派人解决，万村民团陪情道歉后将这位老农放回。一九三〇年春，镇长孙青良以打井为名，向农民派款。石文卓就带领农会代表陆文正、朱长海等到镇部质问镇长，镇长以抗款为名将他们告到县上。石文卓和农民代表赴县亲见县长说理，取得了抗款的胜利。孙书元在张市镇欺行霸市，设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农民反映到张市农会，农会领导马上与孙书元展开说理斗争，并派靳大迷、徐贵林等人为农会代表监督检查、进行正当交易，取消了苛捐杂税。当时城乡内外贴满了“反霸分土”“打倒土豪”等标语，从此苛捐杂税少了，土豪劣绅不敢公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一九三〇年蒋冯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派出他的嫡系爪牙刘峙在开封设立豫皖绥靖公署，派出大量特务，穷凶极恶地进行反共活动，惨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白色恐怖笼罩了河南大地，社会上人人自畏，惶恐不安。当时派到尉氏的特务杨序一任尉氏县长，就强迫取消了农民协会。

在党的领导下，尉氏的农民运动转入地下活动。张市、大营等地的农会改名为“穷人会”，南曹一带的农会改为“一心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到一九三〇年初冬，张市一带暴发了震惊豫东的“九·九农民武装暴动”；南曹一带的“一心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诞生，在尉氏的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寇侵尉罪行简述

张芳莲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日寇首次侵入尉氏，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疯狂地摧残和蹂躏尉氏人民，无数同胞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无数财产化为灰烬，在我县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第十六师团进犯尉氏，在军用汽球的指挥下，飞机大炮轰炸，机枪扫射，残杀我同胞三百多人。这天上午，日寇在侵占县城途经苏堂、刘庄村一带时，仅在苏堂村就杀害无辜农民二十六人，杀吃牲口三十多头，还在这一带奸污妇女一百多人，更残无人道的是这群兽兵将刘××的三个女儿轮奸，竟逼刘在一旁观看。

四日下午，日寇逼进尉氏县城，县长赵一鹤和他的机关人员一枪未还狼狈逃窜。城内铺户商店封门闭户，居民扶老携幼，四处逃难。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掠杀搜抓，跑不掉的男人不少被枪杀，或被刺死，避不及的妇女被其奸污，就连逃到福音堂和天主堂的善男信女也同样遭受了侮辱和摧残。尉氏古城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日本兵进驻尉氏后，县城周围十里以内的村庄，没有一处不受到蹂躏和搔挠。外地逃难路过此处的人，碰到这些凶恶的野兽也同样遭到杀戮。

六月六日早晨，有六个从开封到许昌去的逃难学生，走到县北关祖师庙旁，被庙里的日本兵发觉。日本兵将他们抓到庙里，将三个男生绑到树上拷打审问，将女生奸污，最后拉到公路沟沿

一一用刺刀戳死。

同日上午，一群日本兵闯进县西面要庄村，挨门搜捕，将女的留下供其发泄兽欲，将男的抓走当苦力。五十多岁的要廷卿被抓去后，让跟着奔跑两天不给饭吃。老人见各村血泊中躺的亲戚熟人成堆，气愤恐惧之际，悬梁自缢，尸弃荒野，被狗食鸟啄，最后连尸首也没找着。要玉勤被抓去劈柴，不防一块木片碰着了鬼子的腿，鬼子竟把他绑在树上用火活活燎死。要合柱、要廷年二人白天同被抓走，夜里偷偷回家，他们不知家已被日军占去，刚进二门，日军开枪将他俩击杀，然后又扔到枣岗中。两日后，合柱六十多岁的老母去掩埋他们时，两俱尸体已被狗撕鸟啄，不见人形。

六月中旬，寺前张群众将日寇的侦察汽球捣毁，并打死两个日本兵。日军弄不清此事究竟是寺前张村还是芦木张村的人所为，杀死寺前张五十八口人之后，又于六月十七日早上将芦木张包围，挨门挨户搜查，十多位乡亲惨遭杀害。之后，鬼子将从后街搜出的七十多位村民排成一个长队，押到村北大墙下，架起机关枪扫射，七十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另一帮鬼子把从前街和东场搜出的四十多位乡亲押到菜圈地里，村北枪声响起后，一个鬼子端着刺刀首先将站在最东头的孙呼囊刺伤，接着又将与鬼子拼搏的孙呼囊的母亲用刺刀挑死。这时乡亲们轰的一下和敌人撕打起来，一边打一边夺路向外冲。青年孙运德第一个脱了险，接着九岁的小奇在孙毛大伯的掩护下也脱了险，其余乡亲都被鬼子杀害了。

杀人不眨眼的日寇，在两个杀人场行凶之后，又回到村里进行第二次大搜查，虎口余生的乡亲又有七人遭杀害。

这天，日本强盗在芦木张搜了又杀，杀了又搜，从早上一直杀到日过午，放火烧了房子后才撤回县城。

七月底，日寇败退贾鲁河东，乡亲们纷纷归里。时值盛夏，

• 4 •

尸体多已腐烂，面目模糊，子不辨其母，夫不辨其妻，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死难同胞的家属只得含泪从血肉模糊的死尸堆里，从塌屋倒墙下，从野坡荒岗上，通过衣帽来辨认自己的亲人。最后，北杀场上还剩二十一名妇女的尸体实在无法辨认，经群众商议合葬一处，立碑悼念，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日本法西斯强盗制造的“芦木张惨案”共屠杀芦木张人民一百二十六人，受害者七十一户，其中有十二户被杀绝。当天被日本鬼子围在村里侥幸余生者仅有十人。

六月四日，三十多个日本鬼子窜到朱岗村，在村外先点麦垛，又截住妇女强奸，进村后又用枪打死三人。此后，日本鬼子不断三三两两进村骚扰，要鸡子，要香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七月三日，十三个日本鬼子又到该村骚扰，并开枪打死三个村民。第二天上午，这群日本鬼子又到该村要“花姑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村民们就用土枪土炮和鬼子打开了，打死了十一个鬼子，其余两个带伤逃跑。接着，日本鬼子用大炮、机枪将该村包围，炸开寨门后蜂拥而入。

日兵进村后，疯狂烧杀，将十三个老汉用刺刀活活挑死，将一群老太太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点火烧死。见了年轻妇女就进行奸污，同时还把她们的乳头用刺刀割掉。鬼子杀人后又放火烧房子。这次日寇共杀朱岗寨村群众八百多人，烧房子一千多间，整个村寨成了一片废墟。

六月中旬，日本鬼子从县城窜到明家村和孔家村一带骚扰，在孔家村打死烧死七十二人，杀绝九户，烧房六百多间；在明家村杀害群众七十多人，烧房一百多间，仅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李庄也被惨杀七十多人，烧房一百多间。

日寇侵入尉氏后，不但烧杀掠抢，而且百般摧残广大妇女。

当时为躲避禽兽般的日兵，许多妇女抓破自己的脸，贴上一块块黑膏药，或抹锅底灰使脸皮变成黑色，蓬头垢后，衣服破旧，就这样也不一定能免遭蹂躏。

(附录)

日军在横堤村之暴行

日寇用三十余辆汽车，由尉氏、朱仙镇等处，向开封运送粮食，殷建来谈：他跟着上尉氏运东西，在横堤村，敌人命保长送三十个女人，保长没有办法，被敌人枪毙了。醒后，敌人自己在横堤村找，有一个生产未满月的女人，被奸死了，他丈夫被枪毙了，小孩子用刺刀戮杀了。

(原载1938年6月17日《河南民国日报》)

(附录)

盘踞尉(氏)洧(川)的日军残酷异常

日军侵入豫东后，奸淫烧杀，尤为残酷，关于沦陷后各县情形曾扼要刊于本报。顷据某公务员由豫东逃来谈：敌在尉氏城南三十里之南曹，向西往洧川县之朱曲集一带侵犯，沿途抢掠烧杀，到处奸淫妇女。某公务员曾亲自目睹：多数妇女，裸体于途，任敌侮辱奸淫，并枪杀平民妇孺甚多。各县民众，痛恨异常，均群起组织义勇军协力杀敌云。

(原载1938年6月18日《河南民国日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芦木张惨案记

焦汝湖

一、前言

芦木张村，隶属尉氏县邢庄乡，位于县城东北二公里处开尉公路东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焦汝湖、王蔚庆到芦木张村，采访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芦木张村民的历史罕见惨案始末。

参加采访座谈的有：

孙运德，男，一九一四年生，当年东杀场上的幸存者之一；

孙奇，男，一九二六年生，当年东杀场上的幸存者之一；

蔡聚德，男，一九一六年生，当年在村中的惨案目睹者之一；

孙玉山，男，一九二七年生，当年在村中的惨案目睹者之一。

二、座谈纪要

座谈先从日本鬼子第一次来芦木张开始。

孙运德说：

日本鬼子是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从河东过来的，那时黄河还没扒开口子，日本鬼子没进尉氏县城一直来到俺芦木张村，时间约在白天中午一点钟，先看见河东常王那边放起火来，老百姓传说：“日本人来了！”

日本鬼子由东头进村，打死孙长岭的一只驴。

蔡聚德说：

老百姓往外跑时，日本鬼子打死孙布袋家的两头大牛，是用枪打死在公路沿上的。

孙玉山说：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公元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中午正在吃饭，日本人从河东过来了。我和父亲、母亲、弟、妹挑着东西就跑，刚到村口，看见从河东跑过来好多老百姓往西逃难。这时候从北边过来了日本兵，朝跑着的老百姓乱放枪，有的人就倒下了。

孙运德说：

那时候村西头也是条大路，能通到许昌，在日本鬼子来到以前，国民政府的联保主任韩如金（外号大头秀），叫老百姓把公路挖断了，路上挖了好多横沟。从开封方向也跑过来好多老百姓和国民党的散兵，从河东过来的日本鬼子截住这些人打了起来，路沟里倒下好多被打死的人。

蔡聚德说：

初七天刚黑，由北边过来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带的有军队，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从天黑一直打到夜里下三点，国民党的营长仗着有利地势和日本鬼子在邢庄李家坟打了起来，后来日本鬼子越来越多。营长牺牲了，他的部下把他埋在了邢庄西南角。

接着座谈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元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发生的芦木张惨案

孙玉山说：

五月初七那天，俺一家人从村北边跳过大墙往东跑了。那天是阴天，还下着雨，俺住在河东苏堂村，河东也有日本兵。俺在那里住了五、六天。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李栓柱、马春义好几家

人。我父亲他们回到村里一看，日本人光从路上过，也没住村里。大家就都回到村上，以后，听说日本兵来了就跑出去躲躲。

五月二十日一早，俺起来推磨，我父亲叫我和妈在家炕馍，他说他到西边井上高处看看鬼子来了没有。不大一会儿功夫，父亲跑回来拿住馍说，日本兵来了，我先走。他正北跳过大墙走了。父亲刚跳过去，日本兵已过了西北寨角，朝我父亲打了两枪，父亲顺着高粱地跑了。日本兵包围了村子，进来搜查，说是来“安民”的。我一家上住门，躲在屋里。俺邻居家孙金城奶奶，妈妈都被抓走了。

日本兵是从尉氏县城里来的。

孙运德说：

五月二十日一早，日本兵进村搜查，说不要怕，都集合到一块儿，讲话安民的。讲的话似懂非懂。

那天我家十四口人，只有我父亲孙黑（大名孙耀增）在家，我是十九日晚上回村的。天明我在前街路南孙长毛家，孙小三、孙二祥说日本兵来了！我跨过小墙就要跑，日本兵挡在我面前说，你的……，我退回来了。这时候我父亲也从家里来了。日本兵把屋子里的人都叫出来，站在屋门口，留下六七个日本兵看着俺这一二十人，别的日本兵又出去搜人，搜出来的人也叫站到这儿，站成一排，这时候日头已经一竿儿高了。日本兵叫孙呼嚷在头前领着往前走，我跟第二走着。走到孙赖明家门口，他娘出来了，日本兵叫她也过来，她径直往西走，去刘生家了，日本兵也没拉她。走到街口，后街围一群人，都站在小庙台上，也由日本兵看押着。两夥日本兵在说话，意思是叫把我们这一夥人也领过去，这边没答应，就带我们往东走了，走了不远就叫停住了。日本兵叫男的站东头，女的和小孩蹲在西头。日本兵都掂枪，枪上上了刺刀，也不知道日本兵说点啥，西头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在短墙上一戳，在鞋底上一比，我说日本兵要杀咱吧！周围

的人说别乱说！我不吭了。东西两头的日本兵一说话，就开始用刺刀戳开了！日本兵先用刺刀刺死了孙呼曦。他连吭都没吭一声。我站起来就朝南跑，那年我都20岁了，跑得很快，日本兵也没追我，就接着从东西两头杀开了。俺这里的四十几个人只跑出来了我孙运德，活着的有孙小玉，是吓死在死人堆里了，孙奇的奶奶受伤未死，她抱着孙女秀荣，日本兵一刀扎死了小女孩，老奶奶受了重伤，孙元、孙奇是小孩子，被压在了死尸下边活了下来。

当日本兵在这里杀人的时候，北边步枪、机关枪，已响过两阵子了。后街七十多人，被日本兵带到北边墙外一个桃园里了，日本兵机关枪打了两阵子，又用步枪打，那里的人全部被杀死了，无有逃出来一人。

孙奇说：

五月二十日那天，日本兵进村搜人，孙意兄弟二人正在井上打水。他见日本兵朝他们瞪着眼，咕咕噜噜说了一阵，孙意骂道我就没见这种年头！日本兵夺过他们打水的罐子摔破了，把他二人绑到南地杨槐树坟里枪杀了。

那时候我还小，跟我奶奶一起被日本兵带到村东边的杀人场上。日本兵把人杀光了，我从榆树园里跑走了。当时孙长毛被日本兵扎了一刺刀，没有死，他也跑到了榆园，看见我去了他说你别在这里，往别处跑吧，我走了。日本兵搜过来开枪把孙长毛打死了。

我父亲叫孙运保，在县里给人家扛长工，国民党的军队抓住他，说他是探子，把他打残废了，不能走路。日本兵进村搜查，把我父亲吊在家门口一棵榆树上，头朝下，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了。日本兵抓我父亲时，我过去护，日本兵用刀捅了一下，把我捅到了一边儿。

我先跑到蔡家坟，后来又跑到孙庄，见到了俺村的人，一说村